

【中小商业银行专题研究系列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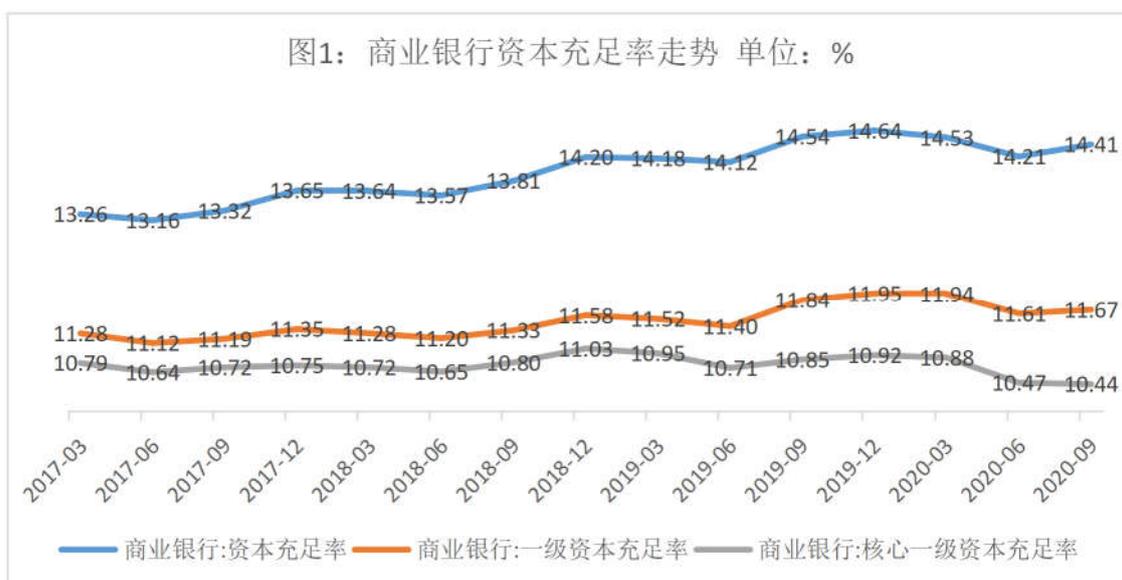
中小银行资本充足性分析及包商银行二级债减记事件回顾

陈绪童 卢司南

我们在上一篇中小银行专题的文章中已经论证，近年来，由于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中小银行盈利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本文将首先对中小银行整体资本现状进行阐述，然后对其面临资本补充压力上升的原因进行分析，再结合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的发行情况剖析中小银行的主要资本补充工具，最后将对包商银行风险事件进行回顾，并分析其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对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带来的影响。

一、 中小银行资本现状分析

1.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达标，但 2020 年以来各层级资本充足率均有所下降尤其是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幅明显，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有所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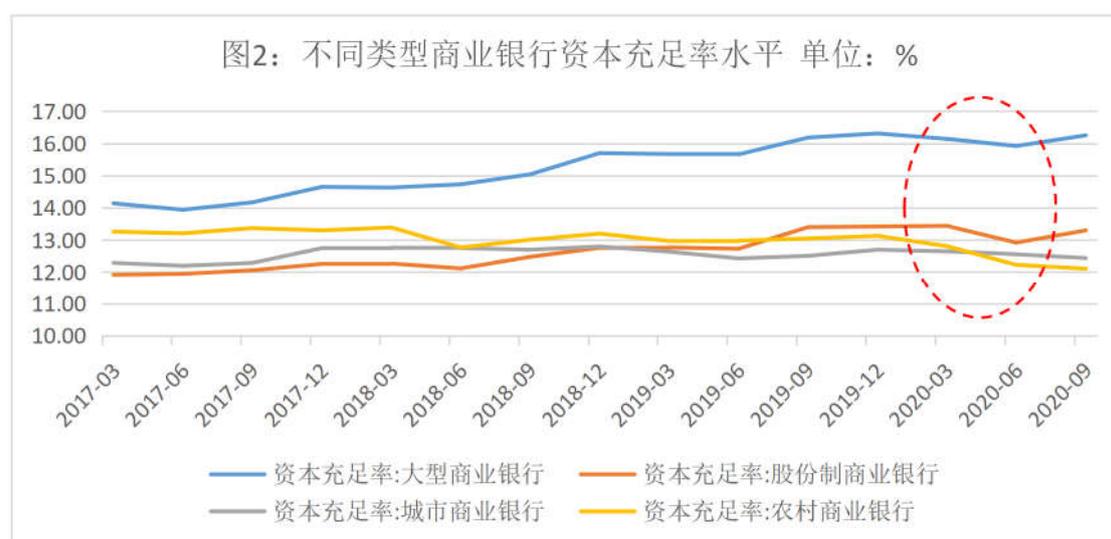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19 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呈现波动中小幅上升的走势，主要是得益于商业银行较大规模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核心一级资本面临补充压力。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41%、11.67%和 10.44%（见图 1），均高于监管标准，整体资本充足性水平达标。但从各级资本充足率距离监管下线的距离来看，资本

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有所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距离监管底线的安全边距较之前年度呈现收窄的态势，且2020年以来各层级资本充足率均有所下降尤其是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降幅明显，表明商业银行仍存资本补充压力，且资本补充压力有所加大。

2. 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水平稳中有升，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表现较弱，而农商行受限于自身客户结构和风险管理水平，在疫情影响下导致其信用风险持续暴露，资本充足率已降至城商行以下，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从各类型银行资本充足情况来看，大型商业银行受益于资金实力雄厚、资本补充渠道较多以及业务结构偏重于资本节约型资产等优势，资本充足率水平显著高于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且近年来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而前期同业业务迅速扩张的股份行和投资业务比重大较大的城商行，资本充足性水平表现较弱。2020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监管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的同时适当下调贷款利率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银行信贷资产规模的增长加大了资本消耗，且净息差收窄导致其盈利能力下滑限制了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从而导致各类型银行资本充足性水平均有所回落；其中农商行由于客户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疫情影响下导致其信用风险持续暴露，资本充足率下滑较为明显，已降至城商行以下，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见图2）。

3. 得益于永续债发行力度的加大，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有所增厚，中小银行资本结构亦有所优化，但农商行其他一级资本占比仍很低，资本结构有待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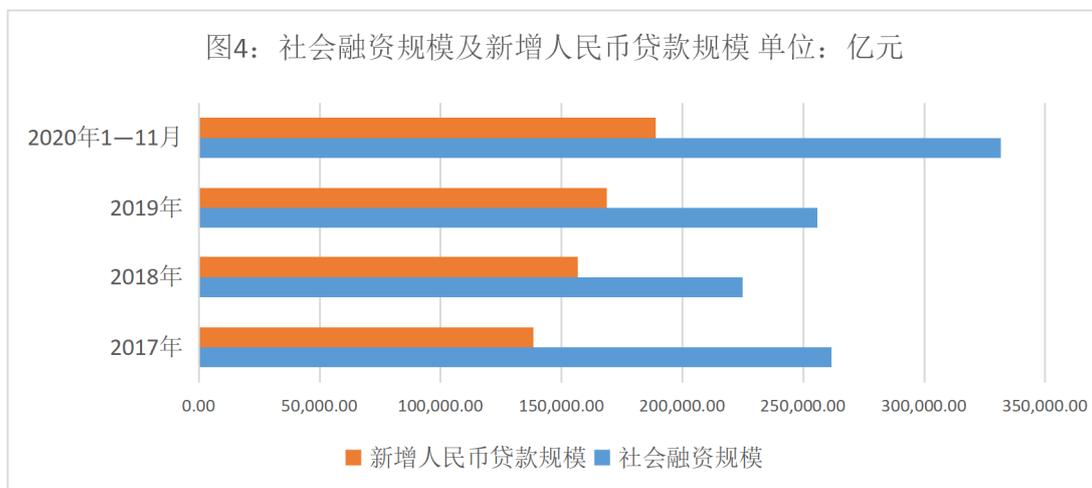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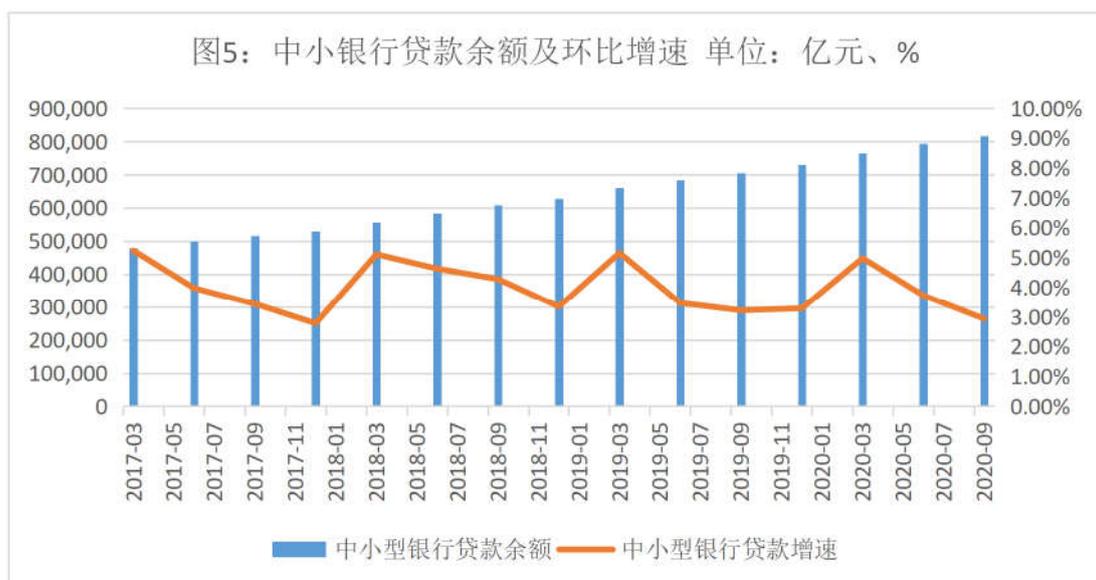
从资本结构来看，2020年以来，随着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永续债发行力度的加大，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有所增厚（见图3），且发行主体由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扩散，中小银行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农商行受限于信用等级相对较低导致永续债发行难度较大，其他一级资本占比仍很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十分接近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亟待优化。

二、 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上升的因素分析

1. 2020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监管鼓励扩大实体信贷投放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中小银行信贷资产规模增长较快，同时其进一步回归业务本源导致贷款占比上升，加剧了资本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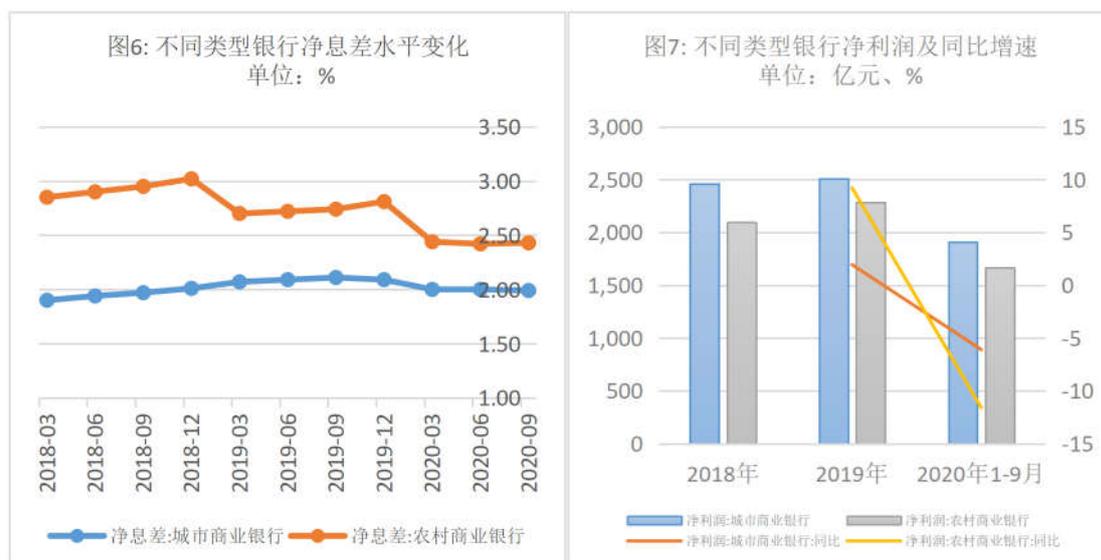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中小银行作为立足当地、客户定位更偏向支农支小的地方性银行，近年来贷款增速有所波动，但整体保持较高增速，且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监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鼓励银行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并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降低贷款成本；同时，为应对贷款利率下滑带来的盈利压力，中小银行通过“以量补价”的方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整体贷款规模实现较快增长，推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上升。此外，从银行资产配置来看，引导银行业回归存贷款业务本源的监管导向仍在持续，中小银行贷款占比进一步上升，同业资产和投资资产占比进一步下降，由于同业资产和投资资产整体风险权重相对贷款较低，导致中小银行风险资产系数呈上升趋势，加大了对资本的消耗，导致中小银行资本充足性水平承压。

2. 受监管要求金融让利实体及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小银行净息差收窄，导致盈利能力下滑，从而削弱了其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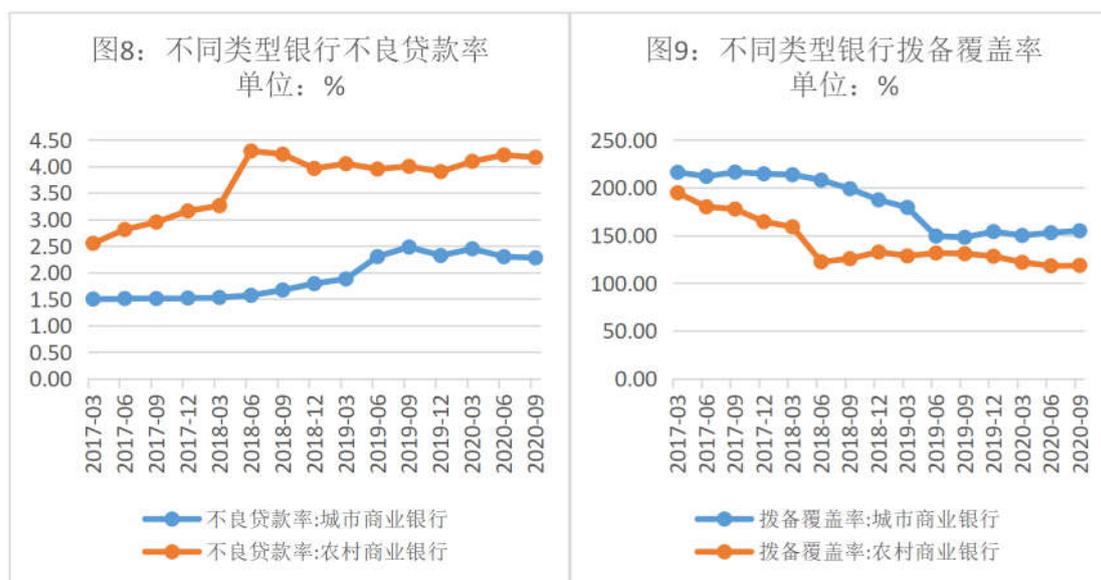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wind, 联合资信整理

上一篇中小银行盈利能力分析中提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监管引导金融让利实体,导致贷款定价水平下滑较为明显;同时,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等高息存款产品规模增长以及存款定期化等因素导致存款成本上升,中小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见图6)。此外,中小银行投资资产结构由非标类资产向标准化资产倾斜叠加债券市场收益率下滑等因素导致投资收益亦有所下降,且在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下,中小银行显著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导致中小银行净利润呈下降趋势(见图7)。而利润留存作为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在净利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显著加大。

3. 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影响,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下行、不良率普遍有所提升,拨备计提压力加大导致资本补充压力上升。

从资产端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农商行由于五级分类划分标准趋严、贷款业务集中度较高、客户抗风险能力较弱以及风控能力较为有限等因素,在宏观经济下行叠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不良贷款率较高且上升趋势明显;而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优于农商行,但随着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客户资质的下沉以及经济下行周期、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给部分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资产质量的潜在风险也在逐步暴露,2020年以来,在疫情冲击下,不良贷款率亦呈小幅上升趋势(见图8)。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爆发后,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监管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展期和续贷等方式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考虑到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滞后性,且相关监管政策退出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中小银行未来资产质量变化情况需持续关注。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为应对资产质量的下行压力，城商行和农商行均加大了贷款拨备的计提力度和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在2020年以来变动不大，总体保持在150%以上；而农商行受不良贷款规模上升的影响拨备覆盖率已降至120%以下（见图9），拨备覆盖率处于较低水平且仍有下行趋势，拨备计提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占用，且部分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已降至100%以下，对资本产生了侵蚀。2020年以来，农商行在监管导向下，对小微企业办理了较大规模展期和续贷，且五级分类部分计入正常类，展期期限以一年为主，若2021年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未得到明显好转，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或将明显上升，从而导致拨备覆盖率降至100%以下，造成对资本的扣减。

对于信贷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具有一定负相关性。具体来说，当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出现下滑，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多以核销为主要的不良贷款处置措施，核销力度加大的同时，受限于盈利能力，导致拨备计提不足产生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进而构成了资本扣减，对资本充足率形成较大负面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年》压力测试显示，信贷资产质量是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主要因素，由于中小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显著高于大型银行，对于区域性中小银行而言，信用风险仍有持续暴露的可能，拨备计提承压将加剧资本补充压力。

4. 随着金融监管趋严，中小银行尤其是部分城商行表内资产面临风险补充计提，表外非标回表后带来资本金缺口等因素使得风险计提增加，导致资本消耗加速。

在国内金融监管趋严、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部分中小银行的同业资产、表外理财产品投资面临风险补充计提，且表外非标回表带来风险计提上升的压力。这一因素主要对股份行和部分城商行的影响较为明显。农商行由于监管约束相对严格，资金运用范围相对有限且策略相对审慎，同业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开展力度相对不高，整体业务策略仍偏向传

统信贷；理财业务规模不大，且对接的投资标的多以标准化资产为主，存量非标回表的规模较小，非标回表的压力不大。

2017年以来，受“三三四十”检查、流动性新规、委贷新规、资管新规等金融监管政策影响，城商行同业、理财业务无序扩张的时代宣告结束，表外业务受到严格的限制，而资管新规之后，银行理财需净值化管理，不再允许期限错配，委贷业务也明确限制了通道类同业业务，非标转标、表外非标回表、不良贷款回表等，使得城商行在被动回归传统信贷的过程中过去未计提的资本金都需要补齐，进而导致了资本充足率水平的下降，虽然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末，但城商行仍面临非标回表后资本消耗加速的问题。

三、 资本补充工具分析

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工具主要包括：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工具主要有利润留存、IPO、增发、配股、可转债等；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工具主要有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补充工具主要是二级资本债。从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工具的使用现状来看，利润留存作为内源性资本补充方式，受宏观经济环境和银行自身经营状况影响较大，在当前中小银行盈利承压的背景下，难以满足其资本补充需求；IPO、增发、配股和优先股等工具多适用于上市银行，对于中小银行而言，上述股权类资本补充工具发行门槛较高、流程较长，发行难度较大，因此应用频率较低；同样，可转债受限于转股的主动性和时效性，目前发行数量较少且发行方均为上市银行，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中小银行；对于非上市、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中小银行来说，二级资本债仍是补充资本的重要渠道；此外，2020年以来，得益于政策支持，永续债也逐步成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工具之一；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修订）》的下发，非上市中小银行发行优先股的渠道打开，优先股或将成为其他一级资本的重要补充工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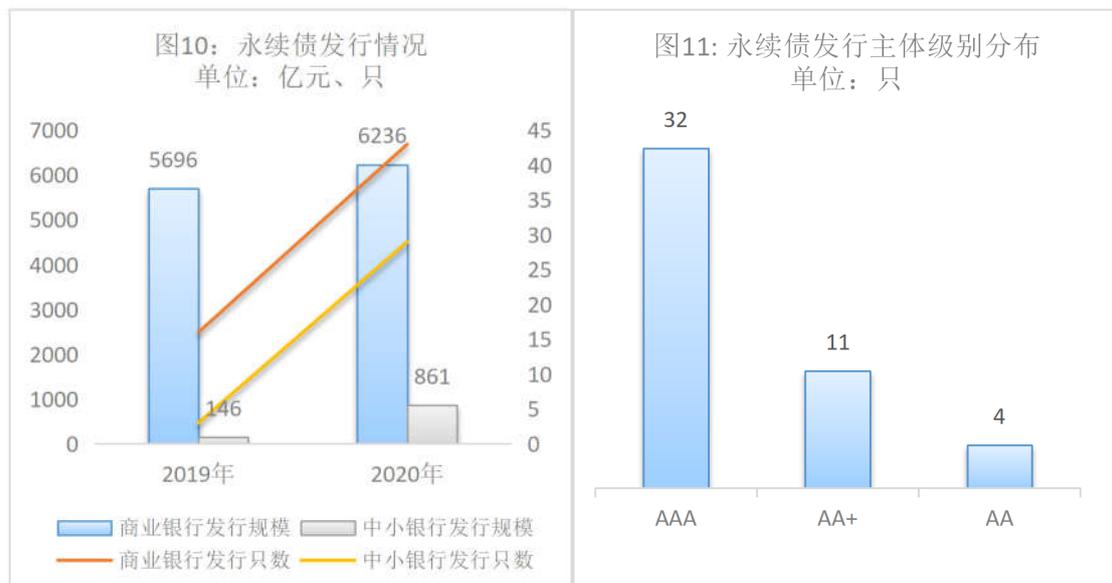
表1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

资本补充工具	发行期限	资本属性
利润留存	无期限	核心一级资本
普通股	无期限	核心一级资本
可转债	一般需经6个月以上转股期	核心一级资本
优先股	无期限，赎回期一般在5年	其他一级资本
永续债	无期限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债	有期限，一般为5+5年	二级资本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1. 永续债发行情况

中小银行永续债发行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明显增多。永续债作为银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重要渠道，具有一定吸收损失的功能。为缓解银行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人民银行将合格的银行永续债纳入央行操作担保品范围，并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加大永续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以推动银行永续债的发行。自2019年1月首只永续债“19中国银行永续债01”成功发行以来，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发行主体明显增多，且由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扩散。2019年，商业银行共发行永续债16只，发行规模5696亿元（见图10）；其中，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3只，发行规模146亿元，发行主体均为城商行。2020年以来，随着《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等支持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相关政策的出台，中小银行永续债发行规模显著提高，发行主体增至28家，其中包括城商行25家、农商行3家。2020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15日），商业银行共发行永续债43只，发行规模6236亿元；其中，中小银行发行28只，发行规模861亿元。从发行主体级别分布来看，截至2020年12月15日，共有47家银行发行过永续债，其中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相对二级资本债较高，但2020年以来已呈现出由高信用等级向下扩散的趋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64

